



春风学苑文库

林建法 乔 阳 主编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Writing in Chinese and World Literature

#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

## 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

〔上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春风学苑文库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Writing in Chinese and World Literature**

#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

**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

林建法 乔 阳 主编

**【上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林建法 乔阳 2006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 / 林建法, 乔阳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1

ISBN 7-5313-3025-3

I. 中… II. ①林… ②乔…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 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4507 号

##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

责任编辑 温去非

责任校对 白光

封面设计 夏季风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北京市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字数 1080 千字

印张 33.75 插页 2

印数 1—5 000 册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5.00 元 (上、下册)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6-6622346

# 序

## 格 非

不久前，当我见到林建法先生寄来的新一辑《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的目录时，我立即就产生了阅读这些文章的强烈渴望。本书以“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为总纲，分别从“作家所理解的世界文学、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作家、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汉语写作”三个方面的论题为切入点，汇集了中国及海外作家、学者、诗人、批评家针对当下汉语写作基本境况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见解。可惜的是，除了汪曾祺、韩少功、余华诸先生的大作之外，收入本书的绝大部分文章尚未有机会一一拜读，因此，这篇序言也只能就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谈些粗浅的看法。

列维·施特劳斯曾说，一种纯粹和整体的知识不能从特定的政治现实以及时代状况中获得，而只能借助于追本溯源，回到“尚未损害、尚未败坏的自然”来获得。我不知道在“汉语写作”的整体视野或框架之中，什么是汉语写作的“尚未损害的自然”，但追本溯源无疑为我们困难的辨识过程提供了有益的途径。假如我们也就“汉语写作”这样一个问题来作一番知识上的考古，进行回溯式的考察，许多一度为我们的惰性和偏狭所掩盖的重要问题便会立即从晦暗不明的时空背景中浮现出来。

一般来说，自晚清至“五四”，在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文学和汉语写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当然，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一变革即便时至今日仍未完结，一些核心问题甚至未经触碰。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中，今天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汉语写作”实际上才第一次真正作为问题被提出来。而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不同的社会现实压力的影响，由于不同意识形态

态、文化价值观念的交互作用，同一个问题也曾以不同的历史面貌得以呈现：一度是民族文学，或者是中国文学，最后是“汉语写作”。

所有这些概念，作为“现代性”的衍生物，无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既真实又在相当程度上是虚构的“世界”图景。实际上，地缘或政治学上的“中国”概念，是由于世界这个概念的切入才第一次变得具体而清晰起来。无论是魏源、龚自珍，还是严复、鲁迅、陈独秀，对世界认识的深浅或真切与否在一定意义上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的一系列判断和界定。中国文学生成的历史境遇亦大致相同。因此，中国文学（或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陈旧的历史话题，它不仅有着自己的特定的历史内涵，同时也有自己的问题和言说史。而这一话题本身又作为一个历史遗存，也总是和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以及“当下感受”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我的意思是说，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来思考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一方面我们是基于今天特殊的现实境遇、文化格局、世界图景，对一个陈旧的问题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我们亦必须将自晚清以来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史纳入我们的视线之中，并重新加以检讨。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两个重要的坐标。

其一是空间性的。世界文学的基本格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中。所谓“世界文学”这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结构，更不是一个一经回答即可一直享用的战利品。粗略来看，肇始于晚清并一直延用至今的“世界文学”概念——其核心内容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欧美或西方文学，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俄国、日本、印度文学，当然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由于历史局限，即便鲁迅那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亦无法预料到当今欧美文学日益分化、衰落的局面，亦无法预料到拉丁美洲、非洲文学的崛起，因此，他们也无法将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阿拉伯文学、东南亚文学、东欧文学、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西欧或美洲殖民地地区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文学等单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系统中加以考察。另外，即使在一度处于强势地位的欧洲和美国文学内部，移民文学、黑人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复活”，也构成了另一个需要加以重视的文学景观。因此，什么是世界文学，这仍然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课题，或者说，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

的现实。

另一个坐标是时间性的。自中国国门打开之后，中国文学一直在寻求与不同地域、国家的文学的交流与沟通，但是这样的交流和沟通却是伴随着对自身的强烈质疑、批判或者抛弃的冲动而展开的。这就使汉语写作陷入到一个巨大的矛盾怪圈中，事实上也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作家深刻的现代性焦虑：由于汉语写作的遗产和“进步”世界文学之间存在的差异性，由于激进思潮的普遍蔓延，对一种新文学秩序的渴求同时意味着对旧的历史遗产（或历史包袱）的抛弃。而一旦彻底抛弃了这个包袱，比如说，按照某些人的建议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通过社会文学制度的选择彻底抹去汉语写作的痕迹，且不说文学创作，就连基本的言说和文化/身份认同都会成为问题。

因此，不管当年的现代性启蒙如何极端，汉语写作的传统资源还是顽强地参与到了近现代文学变化的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固然可以被看成是向外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更为隐秘的回溯性过程，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的再确认的过程。无论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还是萧红、师陀，这种再确认的痕迹十分明显。不管是主动的，还是犹豫不决的；不管是有明确意图的，还是潜移默化的，他们纷纷从中国古代的传奇、杂录、戏曲、杂剧、明清章回体、小品等多种体裁吸取营养。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完全自外于这种共时性的向内/向外的双向过程。但不可以否认的是，在巨大的现代性的压力下，这一回溯过程至今仍然被普遍看成是某种次要的、隐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甚至可以被忽略的文学进化史的附属品。

汉语写作在加入“世界性合唱”的过程中，伴随着历史焦虑和文化阵痛，全面参与了世界文学一系列的现代性话语和写作实践，同时也寻求、规范并确立了自身。这是中国文学的第二个遗产。不管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遗产，它毕竟已成为了我们文化和记忆不可抹去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在今天重新梳理整个中国文学或汉语文学的历史资源时，对这部分遗产再认识和思考就显得特别重要。

将汉语写作放入世界性的文化空间中加以思考，同时将它置于汉语文学发展史的时间链中进行考量，我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但

空间和时间是互相包孕的两个概念，每一个空间都沉积了巨大的历史内涵；而反过来说，时间的线形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认识理论上的假象，实际上它也蕴藏着丰富的空间性细节。我想，这一辑的《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无疑也是试图为我们提供这些内涵和细节，并通过历史的辩证，帮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世界性背景中，辨认出汉语写作的可能的路径。

# 目 录

序

格 非 / 001

## 我与世界文学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

汪曾祺 / 001

谈“叙述”

林斤澜 / 006

现代汉语再认识

韩少功 / 016

小说如是说

王安忆 / 032

焦虑的马拉松

——对当代文学的一种描述

张 煊 / 037

福克纳大叔，你好吗？

——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演讲

莫 言 / 043

彼岸的浪漫

张承志 / 049

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王 蒙 / 059

真诚能够走多远

——《中国一九五七》题内题外谈

尤凤伟 / 068

本来该有的自信

李 锐 / 074

重提小说文体的旧话

李国涛 / 078

我发现自己从黑暗中走出

——《郑敏诗集》序

郑 敏 / 082

审己度人

——读张爱玲

舒 婷 / 094

洛尔加：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 从“雄辩”到放弃	北 岛 / 102
——读特郎斯特罗姆有感	于 坚 / 131
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贾平凹 / 138
《柏子》与假定性叙事	格 非 / 146
给安妮·居里安的信	史铁生 / 162
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	余 华 / 166
小说人物漫谈二题	苏 童 / 173
横看成岭侧成峰	叶兆言 / 180
愉快的读书人	马 原 / 186
“关系”一词在小说中	铁 凝 / 195
——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生命热情何在	
——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	林 白 / 203
拾贝壳的人	迟子建 / 210
意外的相逢	范小青 / 214
垂直的写作与阅读	
——关于《寒冬夜行人》的思想	残 雪 / 219
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李 洋 / 227
语言的宿命	毕飞宇 汪 政 / 236
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	阿 来 / 244
库切三题	李庆西 / 253
小说的当下性和诗意	王小妮 / 261
语言即神	
——感受谷川俊太郎的诗	阎连科 / 268
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	柏 桦 / 277
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	张 阔 / 284
“大音希声”和“寂静的轰鸣”	
——寻求东西方语言哲学对话与沟通的可能性道路	郜元宝 / 300
作家们的作家	
——博尔赫斯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季 进 / 317

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  
几点思考

陈思和 / 330

### 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作家

- |                                     |                         |
|-------------------------------------|-------------------------|
|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 李欧梵 / 342               |
| 想象中国的方法                             |                         |
| ——海外学者看现、当代中国小说与电影                  | 王德威 / 358               |
| 艳歌行                                 |                         |
| ——叶兆言论                              | 王德威 / 368               |
| 金庸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 刘再复 / 381               |
| 道义起诉状                               |                         |
| ——读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                     | 吴洪森 / 390               |
| 告别革命，还是继续铭记？                        |                         |
| [美] 刘剑梅 聂友军 译 季进校 / 394             |                         |
| 历史的天使：荒诞、精神分裂与怪异                    | 王班 杨才元 译 / 408          |
| 苦竹：两部中国小说                           |                         |
| [美] 约翰·厄普代克 季进林 源 译 / 426           |                         |
| 圣人笑吗？                               |                         |
| ——评王蒙的幽默                            |                         |
| [德] 顾彬 (Wolfgang Kubin) 王霄兵 译 / 433 |                         |
| 用你的身体写作                             |                         |
| ——舒婷诗中的“伤痕文学”                       | [德] 顾彬 邹积意 译 / 441      |
| 盐的歌剧                                |                         |
| ——评李锐的《旧址》                          | [美] 菲利普·甘朋 李国涛 译 / 450  |
| 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授勋演讲（节选）                 |                         |
|                                     | [法] 让·雅克·阿雅贡 / 453      |
| 一百个出自乡村孤独的中国词条                      |                         |
|                                     | [美] 罗格·盖德曼 崔婷 译 / 455   |
| 当词语超越含义之时                           |                         |
|                                     | [美] 布莱德雷·温特顿 崔婷 译 / 457 |

致张新颖谈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困境

[日] 坂井洋史 / 460

冷峻客观的小说：阿城小说的写作技巧

[法] 诺埃尔·迪特莱 刘 阳 编译 / 477

《苍老的浮云》英文版中篇集前言

[美] 夏洛特·英尼斯 残 雪 译 [美] 林白芷 校 / 485

杨炼诗歌中的主观性 [英] 米 娜 (Mina Bruno) 王秋海 译 / 490

一棵树是什么？

——“树”、“对话”和文化差异：细读张枣的《今年的云雀》

[德] 苏姗娜·格丝 商戈令 译 / 505

## 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学

20世纪中国文学纪事（上）	陈平原 / 515
20世纪中国文学纪事（下）	洪子诚 / 523
“文革文学”纪事	王 尧 / 531
汪曾祺的意义	黄子平 / 549
从历史的拯救到历史的诊断	
——林斤澜论	孟 悅 / 560
从“淮海路”到“梅家桥”	
——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	王晓明 / 578
《九月寓言》是一个奔跑的世界	
——《心灵世界》第四章	王安忆 / 606
《马桥词典》：敞开和囚禁	南 帆 / 622
叙述的秘密	
——读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	南 帆 / 633
重读《活动变人形》	许子东 / 647
永生的文化精魂	
——张承志的时间信仰	黄发有 / 654
试说史铁生	晓 华 汪 政 / 666
民间的现代之子	
——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	王光东 / 675

**背负精神的重担**

——谈贾平凹的文学整体观	谢有顺 / 683
<b>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b>	
——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	谢有顺 / 692
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	倪伟 / 714
残雪、余华：“真的恶声”？	
——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	王彬彬 / 727
<b>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书写姿态</b>	
——尤凤伟小说论	洪治纲 / 743
<b>探访人的隐秘心灵</b>	
——读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	王一川 / 761
<b>“唯美”的叙述</b>	
——苏童短篇小说论	张学昕 / 774
<b>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b>	
——读《受活》	王鸿生 / 790
《花腔》：现代知识氛围中的小说体裁建构	徐德明 / 806
打开《羊的门》	张宇 / 819
王小波与柯希莫男爵	李静 / 828
<b>质疑爱情的合法性</b>	
——读方方近期的几篇小说	贺绍俊 / 834
<b>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b>	
——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	张新颖 刘志荣 / 841
“民间”的诗性建构	
——论吕新长篇新作《草青》的叙事艺术	吴义勤 / 856
与久违的读者重逢	徐晓 / 866
多多：是诗行，就得再次炸开水坝	唐晓渡 / 873
五位“朦胧诗人”的过去和现在	
——关于食指、舒婷、哑默、林莽和梁小斌	张清华 / 877
<b>作为自传的昌耀诗歌</b>	
——抒情作品的社会学分析	耿占春 / 899

飞行的高度

- 论于坚从《O档案》到《飞行》的诗学价值 沈 奇 / 916  
一次不确定的语言历险

- 麦城的《形而上学的上游》 唐晓渡 / 931  
台湾现代诗人抽样透析 罗振亚 / 942

- 刘以鬯：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先驱 孙宜学 / 958  
灰阑中的叙述 黄子平 / 972

- “我”在中国的边缘上 范培松 / 981  
——余光中散文概论

- 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 孙绍振 / 990  
——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 “散文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写作 王 兔 / 1010  
——论王充闾散文的文学史意义

- 远去的群落 孙 郁 / 1017  
在文学创新中被悬置的文化身份 陈晓明 / 1023

- 当代小说中土匪形象的修辞变化 蔡 翔 / 1030  
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 吴 俊 / 1042

- 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论纲 丁 帆 / 1055

#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 ——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

汪曾祺

语言的内容性

语言的文化性

语言的暗示性

语言的流动性

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止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最初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止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他的诗：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实在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相反的，鲁迅，虽然说过要上下四方寻找一种最黑最黑的咒语，来咒骂反对白话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的“时大夜弥天、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就很难说这是白话文。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蜕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比如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诗：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又逢君。

单看字面，“落花时节”就是落花的时节。但是读过一点旧诗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从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来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就含有久别重逢的意思。毛泽东在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未必想到杜甫的诗，但杜甫的诗他肯定是熟悉的。此情此景，杜诗的成句就会油然从笔下流出。我还是相信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一点古人的书，才不致“书到用时方恨少”。

这可以说是“书面文化”。另外一种文化是民间的，口头文化。有些作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战争年代，有些作家不能读到较多的书。有的作家是农民出身。但是他们非常熟悉口头文学。比如赵树理、李季。赵树理是一个农村才子，他能在庙会上一个人唱一台戏——唱、表演、用嘴奏“过门”，念“锣经”，一样不误。他的小说受民间戏曲和评

书很大的影响（赵树理是非常可爱的人。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怀念他）。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用陕北“信天游”的形式写的。孙犁说他的语言受了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一定非常熟悉民间语言，而且是很熟悉民歌、民间故事的。中国的民歌是一个宝库，非常丰富，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中国民歌有没有哲理诗？——民歌一般都是抒情诗，情歌。我读过一首湖南民歌，是写插秧的：

赤脚双双来插田，  
低头看见水中天。  
行行插得齐齐整，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应该说是一首哲理诗。“退步原来是向前”可以用来说明中国目前的一些经济政策。从“人民公社”退到“包产到户”，这不是“向前”了吗？我在兰州遇到过一位青年诗人，他怀疑甘肃、宁夏的民歌“花儿”可能是诗人的创作流传到民间去的，那样善于用比喻、押韵押得那样精巧。有一回他去参加一个“花儿会”（当地有这样的习惯，大家聚集在一起唱几天“花儿”），和婆媳两人同船。这婆媳二人把他“唬背”了：她们一路上没有说一句散文——所有的对话都是押韵的。媳妇到一个娘娘庙去求子，她跪下来祷告，不是说：送子娘娘，您给我一个孩子，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而是：

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  
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  
咯咯嘎嘎地笑着哪！

这是我听到过的祷告词里最美的一个。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

有一首著名的唐诗《新嫁娘》：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窗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并没有说这位新嫁娘长得好看不好看，但是宋朝人的诗话里已经指出：这一定是一个绝色的美女。这首诗制造了一种气氛，让你感觉到

她的美。

另一首有名的唐诗：

君家在何处？

妾住在横塘。

停舟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

看起来平平常常，明白如话，但是短短二十个字里写出了很多东西。宋人说这首诗“墨光四射，无字处皆有字”。这说得实在是非常的好。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的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它是“活”的。

“文气”是中国文论特有的概念。从《文心雕龙》到“桐城派”一直都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讲得最好、最具体的是韩愈。他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后来的人把他的理论概括成“气盛言宜”四个字。我觉得他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才华横溢，妙语连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